

VR大空间要找到自己的艺术语言

坚持“两创”
关注新时代文艺

VR大空间有潜力发展为一种更有内容结合力的新兴媒介,向着未来文旅、未来电影、未来游戏、未来乐园的多元方向发展

60多年前,计算机图形学创始人萨瑟兰发明了第一套虚拟现实设备,希望有一天计算机能够带来爱丽丝式的奇境漫游。60多年后,虚拟现实大空间(以下简称“VR大空间”)应用在我国开始井喷式发展。据不完全统计,2023年以来,我国各地景区、商场、文博机构陆续推出《数字一大·初心之旅》《南极起航》《风起洛阳》《秦潮觉醒》等超过200个VR大空间项目。这些项目大多依托各类文旅和文娱IP,有的还涉及重大历史题材,拓展了旅游和文娱体验的时空维度,为用户带来富有冲击力和记忆点的文化体验。

在文旅融合、数智赋能的加持下,VR大空间已发展为文旅和文娱行业的新星,被视为文旅资源借助数字技术“活起来”的“潜力股”。在VR大空间里,人们无须借助鼠标、键盘、手

柄等交互设备,就能自然地行走在数字奇境,或回到历史事件发生现场,或亲临名胜和自然景观,也可以走进神话和奇幻故事世界。如在《数字一大·初心之旅》中穿越到100多年前的上海,在中共一大现场见证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在《南极起航》中乘坐“雪龙2”号破冰船来到南极,造访秦岭站,探索各类自然景观;在《风起洛阳》中化身城市守卫者,和队友一道战胜来犯之敌,保护一方百姓平安……基于VR艺术的巨大潜能,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期间,国家电影局将VR电影的001、002号“龙标”颁发给了《唐宫夜宴》《隐秘的秦陵》两部VR大空间作品,显示出影视行业对这项“未来叙事艺术”寄予的厚望。

“虚拟现实”概念此前已经火了十余年,直到最近才开始大规模落地,这得益于新技术与大众真实需求、文娱行业的应用场景更紧密地连接。一方面,VR大空间的形式,降低了数字体验的交互门槛,用户不需太多操作就能“边走边看”,获得“行于境中”的沉浸式体验。另一方面,VR大空间与文旅行业的多层次结合,使它能够借力快速发展的文旅经济,把自身的成长建立在更深厚更真实的社会需求之上。

在整体向好的发展态势之外,我们也看到VR大空间行业出现了浮躁迹象。一部分从业者对VR大空间叙事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却急于上项目、出成果,结果只能照猫画虎地照搬《消失的法老》等既有项目模式,于是同质化、套路化的产品扎堆出现。这类项目,大多

秦兰珺

会出现一名导游,带领用户沿固定路线、在固定位置观看景点。体验过程往往少不了莫名其妙的穿越,导游则化身为小动物形象用力卖萌,讲解中生硬植入了不少低幼科普。这样的内容第一次体验或许还有点新鲜感,多试几个,就会感到“又是这套”,索然无味。

VR大空间乃至虚拟现实艺术要长足发展,最根本的还是探索叙事方法,找到适配不同题材的打开方式。这就需要更为极致地挖掘、运用虚拟现实新媒体的可能性,深耕“边走边看”的多元潜力,让人们在新鲜的场景中沉浸体验意义丰满的“旅途”。我曾体验过一个苏东坡题材的VR大空间作品,在接近尾声的一条竹林小道上,观众竟自发地与诗人一起吟诵“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诗句。我想,是因为这里的“边走边看”,不只是单纯的走马观花,更意味着与苏轼一起经历起伏人生的“人生之旅”。感悟自生命旅程的内在涌现,吟诵才会在那个“刚刚好”的时刻自然发生。

事实上,“边走边看”的简单形式如果叠加丰富的内涵,完全可以超越“旅游打卡”的单一形态,向更广阔的意义空间展开。除了展现人物经历的“人生之旅”,VR大空间也可以成为



图为VR电影《唐宫夜宴》剧照。

大象元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供图

承载心路历程的“精神之旅”、上演英雄史诗的“传奇之旅”、展开悬疑解密的“真相之旅”、讲述青春故事的“成长之旅”、演绎情感经历的“真情之旅”、承担科普教育的“探索之旅”……在这里,几乎每种“旅途”都对应着一种既有的文艺题材,而每种题材又对应着人类经验的一种基本维度。这意味着,VR大空间有潜力发展为一种更有内容结合力的新兴媒介,向着未来文旅、未来电影、未来游戏、未来乐园的多元方向发展。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

锐见

张明瑟

“一胎99子”,微短剧又出“雷作”。女主角因怀上皇子,临盆时天降祥瑞,接连生下99个娃,叠放成“金字塔”送进皇宫……网友吐槽剧情,话题冲上热搜,平台火速下架,再次引发关于微短剧发展的关注与讨论。

“剧情翻车”折射出一些创作者“卷”符号、造奇观、博眼球的“比雷”心态。细看不难发现,该剧情节沓沓、台词重复、人物“降智”,开头的“一胎99子”是唯一的“记忆点”,只为博取点击量。

这背后是唯流量论在作祟。相关报道显示,该剧下架前播放量超4000万,确实“收割”了流量。在一些创作者看来,视听产品类型多样,观众注意力格外有限,只能出“奇”制胜,靠“脑洞”打通流量出口,文化内涵、艺术价值则统统让位。你腰缠万贯,我就万亿家财;你有特异功能,我有逆天绝招……久而久之,“比雷”成了一条赛道。

文艺作品从来都欢迎想象力,但想象力要发挥推动剧情、塑造人物、表达主旨的作用。孙悟空“72变”,对应着生动的形象,关乎克服艰难险阻的故事,也蓄积着踏平坎坷成大道的叙事能量。反观一些雷人情节,没有合乎逻辑的背景设定,也不干涉形象塑造,甚至与主旨风马牛不相及。被这些炸裂的概念、情节、噱头吸引而来的观众,越看越不知所以,深感“被忽悠”。

我们不必以名著的高标准要求微短剧,但注重内容质量的创作导向必须一再重申。已有从业者呼吁,流量思维不能代替创作思维,别让个别作品“翻车”阻挡行业成长。研究者也在找原因,提建议:起初单一的投流、分集付费模式,助长了流量至上的趋势,加入分账模式、会员模式、广告赞助模式等,有望突破“唯流量论”的创作茧房。

打破“比雷”的恶性循环,为观众提供优质内容选择,需要营造良好的创作传播环境。当前,微短剧行业进入提质升级期,相对于多达6.62亿的用户群体和成千上万的作品基数,精品的数量和比重还有待提升。面对“比雷”现象,只有制作方、传播平台、监管方一起努力,激浊扬清,持续鼓励“走心”的创作,才有望根治顽疾。

微短剧还是新生事物,当精品化共识一次次转化成叫得响、立得住、留得下的优秀作品,创作的标杆就会立起来,引领微短剧行业向上向前,形成健康繁荣的局面。

文艺评论

本版邮箱:wenyi@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任飞帆 版式设计:赵健汝

网友看到心中的另一个自己

张炜煜

近日,58岁农民工刘诗利参加北京图书大厦新书发布会的一段视频火遍全网。作为见证者和图书编辑,我对这一现象大为震撼:一则书店见闻的短视频,为何会受到这么大的关注?

因为我是新书发布会主持人,所以提前到场,一眼就注意到了满脸皱纹、衣着干净、神情局促的刘大哥。我走过去请他坐下,想问问他和谁一起来的,是预约的还是现场读者,但看他手足无措的样子,只好作罢。签售环节,志愿者把他领到台前并送了本书,当时我有些自责,感觉之前忽略了他,就带他到作者陈行甲面前。陈行甲躬身与他交流,签字后走出来与他紧紧拥抱,令人感动。视频火了之后,我想,假如不是陈行甲,是一位不知名的作者,它还会不会火?

还是会火的。因为引起大家共鸣的,是读书。在古代,被推崇的一副对联是这么说的: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种田。且不论封建时代的忠孝,“读书”这个理念,今天依然深入人心。无论是高知父母还是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家长,对孩子最关心的往往是最愿意读书与否。没有谁会说,家里的财产三辈子花不完,不用那么辛苦学习了。而普通的家庭,有志气的父母更是咬紧牙关,再苦再累,也要供孩子上学。

读书能带来什么?我采访刘诗利大哥的时候,他眼神清澈,认真地说:“这是很平常的一件事,但是引起这么多人在意、关注,有些出乎意料。但实际,也不多意外。我一边在工地上干着活,一边想再弄得好一点。大部分人都是这样。”

我问他:“‘弄得好一点’是什么意思?”他说:“就是再看一本书,提升自己,我觉得大部分人都在这样做,只不过我是一边干活一边提升自己。”刘大哥的话语很朴实,他看书,既有精神上的需求,比如喜欢看名人传记,也有知识上的需要,比如爱翻看《现代汉语词典》等工具书,更有技能提升方面的需要,比如看建筑、木工、养殖类书籍,主打一个实用性。

第二十二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2024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纸质图书和电子书阅读量合计为8.31本,高于2023年的8.15本。从给东莞图书馆写下130多字留言的吴桂春,到杭州图书馆洗手可进的便利,人们在普遍温饱之后,更希望有一块可以阅读的净土。

对于刘诗利来讲,在炎炎夏日下收割完麦子之后,辗转进城绑钢筋,早上5点左右就活,傍晚从工地乘坐公交车来到书店。熙熙攘攘的钢铁洪流中,高高大大的水泥建筑里,除了光鲜亮丽的员工,也有种好庄稼进城务工的汉子,搬运着对明天的满怀期望。

读书,意味着生命姿态的舒展,意味着精神境界的提升,意味着人生更多的可能性。

在当下,让更多人捧起书本进行深阅读,是一个难题。碎片化阅读和大量垃圾信息从指尖划过,留给大脑的,很难有扎实的知识。毕业季学生给老师献上“束脩”的视频引发点赞转发,要知道,在古代,能给老师献上“束脩”的少年少之又少,更多人根本没有读书的条件和机会。而今,全民阅读被大力提倡,场馆设施越发健全,如何营造浓厚的阅读氛围,创造自愿阅读的条件,恐怕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作为图书编辑,我也从中深受教育,没想到网友对阅读这么感兴趣,没想到像刘诗利这么大的年纪的农民工如此热爱阅读。编辑部也在讨论、反思:出版人应该做哪些题材的书,做出的书给谁看?不走出编辑部,不知道世界的丰富,人心的广阔。如何像唐代的“俗讲”——用通俗语言讲解经典、普及文化那样策划出版普罗大众喜爱的读物,是出版人要正视的课题。

刘诗利的出现和走红,说明阅读无关身份,只关热爱,社会的主流依然推崇读书,阅读仍然是人类共同的精神基因。从刘诗利身上网友看到心中的另一个自己,每个人都是读书人,每个灵魂都可以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长篇小说《弃犬历险记》——

互为镜像的成长故事

申霞艳

作为最早被人类驯服的家畜之一,狗在漫长历史中与人类相依为命,犹如家庭成员。然而,我们对它的了解又有多深?丘克军的长篇小说《弃犬历险记》(花城出版社出版)讲述的正是“我”与小狗阿花共奔赴、同命运的成长故事,在跌宕起伏的叙述中,让我们重新理解动物,认识它复杂的感情、记忆和精神世界。

小说采取倒序法,以小狗追赶火车奔跑的画面吸引我们。“与列车奔跑的狗”也成为整部长篇的引子。作者娓娓道来,“我”随母亲下放到桂东南老家的崖洞村,村里旺丁叔家养的母狗阿黑格外受欢迎,每次受孕后狗仔都被预订,但杂交的阿花却被算命先生判为不祥之物而遭订户遗弃,正好“我”家急需一条看家狗,由此“我”和阿花成了彼此最深的依偎。乡村也在“我”这个城市出生的孩子眼中渐次打开:家畜、山川、小路、四等火车站、铁轨、地方美食,构成了陌生而新奇的风景。

主要故事地点四等火车站既写实又写意,具有深广的阐释空间。“我”和母亲在乡村,父亲和哥哥姐姐留在县城,小小的四等火车站承载了一家人的梦

想和希望。幼年的“我”跟随父母往返乡村与车站,脚底起血泡、新鞋子被偷等细节带读者重返过去,掩卷沉思:多少人就是在匮乏之中、在严峻艰辛的条件下寻求新路,站台见证着亲人的聚散,也见证着对梦想与未来的追求。阿花的奔跑因而格外感人,辛酸与怅惘随铁轨无限延伸。

小说的中心情节是“我”带着阿花重建记忆链接之旅。阿花陪“我”和妈妈搭半夜的火车去县城寻找杳无音信的父亲,中途它被赶下火车,留在漫漫夜里。整整分开26天!有如神迹,阿花回来了!它瘦了,带着满身伤痕,“我”为此心绪难平,在中考后的暑假决定带阿花原路返回,寻找那段分开的记忆。在这段“历险”中,阿花一路逢凶化吉,重遇故人,往昔重现。这个过程也呈现了乡村的淳朴、温暖以及人情之美。相依为命的“寻根”之旅让“我”和阿花的友谊日渐深厚。“我”帮助阿花重建记忆,阿花也以其善良、深情启迪了“我”的成长,彼此互为镜像,成为更好的自己。

小说除了呈现“我”和阿花的成长故

艺海观澜

第六十九届世界国际音乐比赛联盟年度大会刚刚在黑龙江哈尔滨落幕。联盟汇集了全球顶尖的艺术赛事,极富影响力的是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比赛等等,都是联盟成员。廖昌永、吕思清、郎朗、王羽佳等中国艺术家,也是通过这些国际乐坛的知名人物。

举办历届联盟年度大会的城市,无不与音乐有着深刻渊源。本届大会首次落户中国,选择了哈尔滨,源于这座被联合国授予“音乐之城”称号的城市的艺术积淀。20世纪初古典音乐就扎根在这里,哈尔滨交响乐团是中国最早成立的交响乐团之一,也是当下中国顶尖乐团之一。音乐厅、音乐公园、音乐长廊广场、音乐博物馆……音乐凝结成建筑地标,敞开们大大小小的公共文化空间,人们可以在其中共享音乐的欢乐,收获艺术的滋养。

两年前,哈尔滨在社交媒体爆火。前一入冬,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涌入“亲爱的哈尔滨”,观看冰雪奇景,感受极寒之地的极暖服务。但面对各地接连涌现的文旅新热点,如何挖掘更多内容将网红延续为长红?音乐正可以作为冰雪品牌的补充。欣赏一场高水平的古典音乐演出,聆听一堂顶尖音乐家的大师课,人们多了一个驻足停留的理由,也更能



图为哈尔滨音乐厅及国际著名音乐家菲尔德姐妹铜像。

李野摄

深入领略一座城市的人文气质。

随着文旅融合的不断深化,人们早已不满足于“看山看水看风景”的观光,而寄望于彰显个性化和新鲜度的文化体验。为了看亚洲大厦的音乐剧来到上海,为了看越剧《新龙门客栈》来到杭州,为了听一场星河室内合唱来到武汉……因一部戏、一场演出、一个展览奔赴一座城市,成为越来越普遍的文化现象。

对城市来说,艺术是文旅经济的创新引擎,是文化气质的鲜活载体。现代城市车水马龙,高楼林立,渐趋同质,而艺术能够点亮城市的色彩,艺术滋养的品质生活也成为城市独特的吸引力。艺术让一座城市“腹有诗书气自华”,镌刻在每一个生活其中的人的血液中、乡愁里,也成为到访者难以忘怀的美妙记忆。

隔不断的乡愁与眷念

——看福建人艺话剧《过海》

廖奔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那一瞬间,历史定格为两岸。

妈祖啊,你可化开我刻骨铭心的眷念?

话剧《过海》,深入历史和人物命运深处,复原了一段尘封已久的生活真实,触及了一缕特殊的心灵情感。

1949年,两岸封闭了海峡通路,福建渔民名震一方的船老大吴天桂,为了护送曾救过自己命的台湾乡亲林阿伟回家而冒险划船偷渡,结果被对方岸炮打散,彼此生死不知。流落台湾的吴天桂怀念着妻子阿莲,照顾林阿伟妻子,一生未娶。留在大陆的林阿伟为报恩,在逆境中拼力帮助阿莲母女渡过生活难关,在村干部的撮合下与阿莲成家。30多年后,吴天桂终于和台湾一批妈祖信众一同回乡祭祖。人物关系的错位,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情感负疚与心底悔痛。两家四口人30多年的思念、期盼、愧疚纠葛在一起,化也化不开,带观众一步一步走向深沉的审美沉醉境地。

我尤为惊讶于舞美构思的大胆出奇,一堵雍容天塞地的巨大海坝一直横亘在观众面前,角色情绪激动时总是在坝间冲上冲下,把表演空间从平面转换为立体,完成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一步险棋。结合灯光投

新作速评